

COSMOS
R
Readers
中英
對照

DR JEKYLL & MR HYDE

變身怪醫

史帝文生◎著

鄭鳳英◎譯

變身怪醫

DR JEKYLL & MR HYDE



史帝文生◎著

鄭鳳英◎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變身怪醫／Dr Jekyll and Mr Hyde／羅勃特·
路易士·史蒂文生著；鄭鳳英譯．-- 初版．--
臺北市：寂天文化，1999 [民 88]
面；公分．-- (Cosmos Readers；12)

ISBN 957-8202-20-2 (平裝)

873.57

88011774

Cosmos Readers 12

變身怪醫

Dr Jekyll and Mr Hyde

作 者 羅勃特·路易士·史蒂文生

譯 者 鄭鳳英

發行人兼總編輯 周均亮 Derek Zhou, Editor-in-Chief

主 編 黃朝萍 Dawn Huang, Chief Editor

編 輯 楊嫻潔 Amanda Yang, Editor

周黛孜 Lisa Zhou, Editor

業務部 周大鈞 James Zhou, Sales Manager

出版者 寂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 1417 號

地 址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244 巷 2 弄 2 號 3 樓
3F, No. 2, Alley 2, Lane 244, Roosevelt Rd. Sec. 3, Taipei

電 話 02-2365-9739

傳 真 02-2365-9835

E-mail cosmos87@ms29.hinet.net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寂天圖書展示中心 台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244 巷 2 弄 2 號 3 樓

出版日期 1999 年 09 月 初版

郵撥帳號 1918411-9 寂天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定 價 150 元 [若有破損，請寄回更換，謝謝。]

I S B N 957-8202-20-2

親愛的 *Cosmos Readers* 好朋友

要學習道地實用的英文，所閱讀的文章非常重要；一般學習者在選擇讀物時，由於往往不知從何下手，所以手邊有什麼就讀什麼，結果事倍功半，花費大量的時間，還是進步有限。

Cosmos Readers 系列是一套完全考慮學習者需求的讀物，它是根據以下特點所量身訂做的：

- ☑**編輯現代作品**→要學習實用的英文，切勿從古典文學著手，費盡心思熟記的文句，卻可能一輩子也用不上！
- ☑**文字淺顯易懂，親和力強**→淺易的文字有助於初學者學習；初學者最怕一下就讀到生硬艱深的文章，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一下就被消滅了。
- ☑**內容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從引人入勝，讓人欲罷不能的故事情節中，不知不覺培養閱讀習慣，完全不用勉強；要能享受閱讀的樂趣，學習起來才會如魚得水，水到渠成，在不自覺中提昇英文程度，同時也能自然吸收文章中的精神和知識。

本系列的設計和結構：

□中文翻譯放前面，英文原文放後面

傳統的中英對照讀本，為方便對照閱讀，採用一頁英文一頁中文的方式編排，但根據研究，這種方式等於給自己一個只看中文的機會，完全無視於旁邊英文的存在，而且在閱讀時容易被打斷。

中文譯本放前面的目的，是要讓讀者先熟悉故事內容，做好閱讀英文的暖身準備。看完中文之後，最重要的，一定要下定決心和後面的英文做朋友，這樣你會發現閱讀英文其實是一件好玩又有趣的事。

□書後還附有英文單詞片語注釋：有助於讀者熟悉單詞的意義及實際運用。

希望 Cosmos Readers 系列能夠幫助讀者悠遊在英文世界當中，讓英文成為您實實在在的好朋友，而不是沉重的學習重擔。

目錄

親愛的 Cosmos Readers 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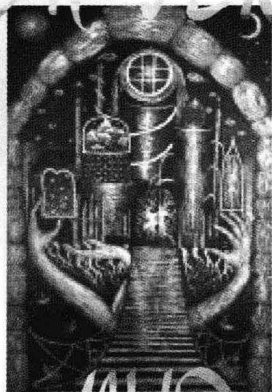
- ☆ 門的故事 001
- ☆ 尋覓海德先生 013
- ☆ 傑奇醫生閒適以待 027
- ☆ 凱魯謀殺案 033
- ☆ 海德的書信 041
- ☆ 藍儂醫生之死 051
- ☆ 窗口奇遇 059
- ☆ 最後一夜 063
- ☆ 藍儂醫生手記 085
- ☆ 亨利·傑奇的告白書 099

變身怪醫

CONTENT

♣ <i>Story of the Door</i>	001
♣ <i>Search for Mr Hyde</i>	015
♣ <i>Dr Jekyll was Quite at Ease</i>	031
♣ <i>The Carew Murder Case</i>	037
♣ <i>Incident of the Letter</i>	047
♣ <i>Incident of Dr Lanyon</i>	057
♣ <i>Incident at the Window</i>	065
♣ <i>The Last Night</i>	069
♣ <i>Dr Lanyon's Narrative</i>	093
♣ <i>Henry Jekyll's Full Statement of the case</i>	109

DR JEKILL



MR HYDE

門的故事

律師阿特森先生相貌剛毅，臉上從來沒有笑容，爲人沈靜寡言，不善言詞，且羞於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他的身形瘦長，老是一副陰鬱寡歡的模樣。不過話說回來，他還是有一些讓人喜愛的地方。在氣氛融洽的聚會裡，倘若美酒合他的口味，他的眼神就會迸射出兩道充滿人性的光芒；那是他在言談中從未曾展現過的，但在飽餐之後的臉龐上，那些無言的表徵，卻無聲無息地自動流露出來，而在日常生活的舉止中，更是頻頻引人注目。

他爲人律己甚嚴，刻苦自持；在獨處時只喝以杜松子釀造的琴酒，對於個人偏好的葡萄酒則是絕口不沾；而且儘管喜歡戲劇，但距離上一次跨進劇院大門的時間，也已經足足有二十年之久了。相反地，他待人之寬厚、氣度之恢弘，則廣受好評。偶爾，他也會懷著近乎羨慕的心態，亟欲體會人們罪行當中所隱藏的高度精神壓力。此外，相較於譴責，他則完全傾向於協助。他時常莫名其妙地說道：「我比較樂於相信該隱的異端邪說，並且聽任我的同志們走向撒旦。」

由於具有如此的性格，阿特森先生便常常有機會成爲墮落沈淪之輩一生中結識的唯一高尚人士，同時也是僅有的益友。若是這些人到他的辦事處來，他對待他們的態度和其他人決不會有一絲一毫的不同。

毫無疑問的，像這樣的外在行爲對阿特森先生來說，根本就是輕而易舉的小事，因爲他原本就是一個

喜怒完全不形於色的人；就連友誼似乎也是建立在同樣寬大為懷、性情溫厚的基礎上。對於個性靦腆的謙沖之士而言，從機會之神手中接下現成的交際圈乃是常情；而發生在律師阿特森先生身上的正是這種情況。他的朋友若不是自己的血親，便是那些幾乎打從一出生就認識的人。他的情感有如長春藤一般與時俱增，而且沒有特定的攀附對象。因此，無疑地，維繫住他和理查·英費爾先生的正是靠著這一條繫帶——對方是他的遠親，也是城裡眾所周知的名人。這兩個男人彼此可以從對方的身上看到不少相似處，或是發現許多共通性的話題。根據那些與他們倆在禮拜天散步途中邂逅的人傳言，當他們乍見彼此的身影出現時，兩人的反應都是一語不發，滿臉呆愣的表情，但隨即便如釋重負般地開口大聲招呼對方。最重要的是，他們兩人都非常地重視這每週固定的漫步，並把它視為一週內最值得珍視的大事，不僅謝絕出席娛樂場所，甚至推拒了公事上的邀請，以便在不受打擾的情況下充分享受彼此的共遊之樂。

在某一次的漫步裡，他倆偶然走到倫敦市內某個鬧區的一條支道上，那是一條人們稱之為「寧靜小街」的街道，不過即使在非假日的時候，這裡倒也是人來人往，生意十分活絡。街道兩旁的居民看來都很會做生意的樣子，而且也都希望生意更加興隆，甚至賣弄似地將家裡盈餘的穀物毫不保留地展示出來。於

是一家家店鋪的門面，便宛如兩排笑意盎然的女店員，擺著慇懃招攬顧客的姿態，整齊地羅列在街道兩旁。到了禮拜天，小街豔麗的樣貌即使已經蒙上了一層面紗，走廊相形之下也顯得空蕩蕩，但只要跟比鄰髒亂陰暗的地區互相做個比照，依然會覺得小街有如森林中的一把烽火，正發出閃耀奪目的光芒。那一扇扇剛粉刷過的遮門板和窗板、磨得光可鑑人的銅門牌，以及潔淨、亮麗的整體風格，瞬間擄獲了來往行人的注意力，讓他們有賞心悅目之感。

在左手邊往東行進的方向，從某個轉角算起的兩戶大門外，街道整齊的排列，被一座庭院的入口給打斷了；就在相同的地方，一棟外觀看起來相當兇險的建築物阻擋了後方的視線，臨街一側的山形牆更向前突伸出來。那是一棟兩層樓高的建築，整面牆上看不到任何窗戶，只有樓下有一扇門，而樓上那層，只是一堵褪了色、沒有門窗的牆。無論從哪一個角度望去，都顯現出已經荒廢多時、乏人看管且骯髒邋遢的景象。再者，那大門既無門鈴也無扣環，門上的油漆更被炎陽曬得起了泡、褪了色。流浪漢們無精打采地走進壁凹處，就著門上的鑲版劃火柴；小孩子們在台階上擺攤子做生意；小學生則利用鑲線來磨刀。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從來沒有人出面來趕走這些任意來去的訪客，或是修復慘遭他們破壞的地方。

英費爾和律師阿特森先生行走的方向，是在街道

的另一側，但是當兩人來到入口處的對面時，英費爾卻執起手杖，指著那扇門問道：

「你曾注意過那扇大門嗎？」等到他的同伴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覆後，他便緊接著說道：「我總覺得這扇門和某個十分詭異的故事之間，一定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

「真的嗎？是什麼樣的故事呢？」阿特森先生語調稍變地問。

「嗯，事情是這樣的——」英費爾先生答道：

「在某個黝黯的冬天清晨，大約三點鐘左右，我正從一個遙遠的地方返家，途中必須經過市區的某一帶，那裡除了燈光外，真的是什麼也看不見。我一條街走過一條街，所有的人都睡著了——一條街又過一條街，家家户户燈火通明，彷彿是要迎接某個遊行隊伍，可是偏偏又空空蕩蕩地猶如教堂一般——直到最後我豎起了耳朵，凝神傾聽，並開始渴望能夠見到警察的身影。忽然，我看到兩個身影：其中一名是體型瘦小的男子，他正兩腿僵直地大步往東走；而另一名則是個大約八到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她正拼命似地飛快奔過街道。噢，先生，這兩個人很自然地在街頭的轉角處撞成了一團。緊接著恐怖的事情發生了；因為那個男人竟然若無其事地從小女孩的身上踏過去，任由她在地上痛苦地嚷叫。這件事聽起來好像沒什麼，但是如果親眼目睹那幅景象，就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

容了。那種感覺就好像踏過小女孩身上的不是一個男人，而是印度教傳說中那位專門送人上西天的護持神^❶。我大喝一聲，拔腿追上那名男子，揪住他的衣領，並將他拉回肇事的地方，那裡已經圍了一群被小女孩尖叫聲引來的人。那名男子態度十分冷靜，也不做任何抵抗，只是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邪惡的眼神頓時讓我冷汗直流。而跑出街道圍在小女孩身旁的正是她的家人；没多久，剛看過小女孩的醫生也出現在人群中。呃，根據外科醫生的說法，小女孩受的傷倒沒什麼大礙，只是嚇壞了。講到這裡，您大概會以為事情已經結束了吧？但是有件事卻很邪門。在我第一眼見到那名男子時，便有一股很深的厭惡感，就連小女孩的家人也和我有同樣的感覺，不過這也可能只是人之常情。然而，那位醫生的行為卻不禁讓我錯愕萬分。他的相貌平平，活像是個乏善可陳的藥劑師，從外表看不出確切的年紀，膚色也沒有什麼特殊之處，操著濃厚的愛丁堡口音，情緒卻像蘇格蘭風笛一樣容易激動。嗯，先生，其實他和我們沒什麼兩樣；每次那名外科醫生瞪向我手中的肇事者時，我便看見

❶ 護持神：為印度三大主神之一毗瑟拏（Vishnu）的第八化身。相傳每年在以巨車載其神像遊行時，若能被輾死於其車輪下即可升天，故甘願投身輾死於輪下的信徒甚眾。

他氣得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恨不得把那肇事者給殺了。我洞悉他心裡的想法，正如他也明瞭我心中的想法一樣；殺人犯法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選擇了第二種比較妥善可行的處置方式。我們告訴那名男子，關於這件醜行我們可以、也一定會把它渲染開來，可想而知，如此一來他的名聲鐵定會從倫敦頭臭到倫敦尾。就算以前他曾有過朋友或好名聲，我們也會搞得他身敗名裂。就在熱烈討論這件事的同時，我們隨時儘可能地把在場的女性與他隔開，因為她們全都像希臘神話中兇殘的鳥身女妖一樣，對他拳打腳踢、高聲叫囂。我從未曾目睹過那麼多充滿恨意的臉孔，然而那名男子站在那些人圍成的圈子中間，臉上竟帶著冷然輕蔑的態度——同時也是駭人的。但，先生，撇開那嚇人的部分，那人簡直就是撒旦轉世。

他說：『如果你們真的要把這場意外渲染開來，我當然是莫可奈何，因為紳士是不會和別人大吵大鬧的。你們開個價吧！』

因此，我們強迫他拿出一百鎊來賠償小女孩的家人；對於這樣的條件他當然不會欣然接受，不過在我們大家一致的刁難下，他最後還是不得不答應。接下來就是去拿錢了。你猜他把我們帶去哪裡？就是那扇大門前！——他匆忙掏出一把鑰匙，進屋後，很快地拿了十鎊的金幣和一張高特斯銀行的支票回來，支票上的金額補足了應給付的差額，上面並註明可兌現給

持票人，可是簽署人的名字我不能說出來，即使它是這段故事的重點之一。不過，他的名聲很響亮，而且時常見報。支票上的金額算是相當高的了，但只要支票上的簽名不是偽造的，那麼支票本身的價值則比上面的金額更高。我很冒昧地向那位紳士指出，這整件事情讓人覺得相當可疑；更何況在現實的生活中，也不會有有人在凌晨四點走進一扇地窖的門，出來的時候手裡便多了一張別人的支票，而且上面的金額還將近有一百鎊之多。可是他的神情卻十分輕鬆自在，甚至還帶點不屑的態度。

『別緊張，我會跟你們一起待到銀行開門，然後親自去將支票兌換成現金。』

於是我們大家便一塊出發，包括醫生、小女孩的父親、幾位朋友和我，全都守在我的辦公室裡度過下半夜。到了第二天，等大家吃過早餐後再一起前往銀行。我親自遞上那張支票給銀行櫃台，並對他們說我有絕對的理由相信這是一張假支票。結果事實卻不然，那確實是一張貨真價實的真支票。」

「嘖！嘖！」阿特森先生喟嘆。

「我看得出來你的感受跟我一樣。」英費爾先生說道：「沒錯，這的確是個很差勁的故事。因為他真的是個讓人無法忍受的傢伙，一個真正該死的壞蛋。開支票的人不僅是個家財萬貫的大富豪，而且遠近馳名，更是（這一點最糟糕）人們口中的大善人呢！我

猜想，這一定是勒索；一個誠實坦蕩的君子爲他年輕時所做的蠢事付出昂貴的代價。因此，我把那扇門的房子稱爲『敲詐屋』。不過你也知道，即使這麼做還是無法解釋這一切。」他說著，隨即就陷入了沈思。

阿特森先生突然開口發問，將他的思緒從遠處拉回，他問：「而且，你也不確定開支票的人是否住在那棟房子裡面，對不對？」

「這很有可能，不是嗎？」英費爾先生答道：「不過我剛好有注意到他的住址；他住在別的街區。」

「你從來沒有問過那棟房子的詳細情形嗎？」阿特森先生問。

「從來沒有，先生；我是個懂得設身處地爲別人著想的人。」英費爾這麼答覆：「到處問東問西的行徑，無疑和法庭的審判沒什麼兩樣。你開口問一個問題，就好像動手推了一塊石頭；你安安靜靜地坐在山丘上，石頭往山下滾動，又連帶地推動了其他的石頭，不消多久的工夫，就會滾到人家的後花園去，把某個閉居家中，卻禍從天降的溫和傢伙給撞破了腦袋，然後這家人就只好趕快改名換姓了。不，先生，我不會這麼做的。我的原則是：表面上看起來越可疑的事情，我就越不會胡亂打探。」

「這是個非常好的原則。」律師說道。

「不過，從那之後，私底下我就開始留意這棟房

子。」英費爾先生繼續說道：「它似乎根本就不能算是一棟房子。整棟建築就只有這一扇門，而且，除了我那段奇遇中的男子，每隔很長的時間會偶爾出現一次之外，從來就沒有其他人從那扇門出入過。二樓面向庭院的牆壁有三扇窗口，一樓則連一扇窗也沒有；那三扇窗口總是緊閉著，不過倒是擦得挺乾淨的。另外還有一管煙囪，經常冒著煙，可見裡面應該有人住才對。不過這也不是很確定，因為庭院的四周有許多房屋緊緊包圍，實在很難看出哪裡是誰家的盡頭，哪裡又是誰家的開始。」

這對好友繼續默默地走了一會，然後阿特森先生開口說道：「英費爾，你那個原則真的很好。」

「嗯，我也這麼覺得。」英費爾答道。

「可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我很想知道：我想請問那個撞倒小女孩，又從她身上踏過的男子叫什麼名字？」律師又繼續說道。

「喔，我想告訴你也没什么不妥。那傢伙的姓氏是海德。」

「嗯，他看起來是個怎麼樣的人？」阿特森先生又問。

「很難去形容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不過總覺得他的外形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大對勁；讓人看起來不太舒服，甚至讓人覺得厭惡到了極點。我從來沒有遇過令我這麼反感的人，可是卻又說不上來令我反感的